

小小说

## 一份村民议事堂会议记录

村民议事堂会议记录

黄旭阳

会议时间:2017年8月16日

会议地点:村民议事堂

会议主持:村支书张湘

会议记录:张西

张湘:今天请大家来,是要商量一下奖学庆典的事。我们张家迁到西草坪,六百多年了,老祖宗的优良助学传统,我们有义务传承下去。每年8月26日的奖学庆典,我们也办了十一年,今年8月26日又快到了,奖学庆典必须按时举办。我的想法,一是奖学金按老规矩办,反正考上大学的子弟都有奖,标准照旧,钱都由村上出;二是仍旧在张家祠堂办,请村民们都来参加庆典,搞得热热闹闹的;三是邀请乡贤来讲话,激励子弟求学成才,报效家国;四是借庆典这个机会,宣传一下,子女考上大学的家庭都别办升学宴,讲文明,树新风。

张炎:奖学庆典是个好事,我没有意见。但是要求他们不做酒,恐怕行不通。一来呢,有这么个传统,孩子考上大学,父母有脸面,做酒庆祝庆祝,情有可原;二来呢,村里资助大学生是村里的事,家里做酒是老百姓自己的事,驴唇不对马嘴,两码事,村里干涉好像有点不妥。

张陵:我赞成不做升学酒。这些年,老百姓口袋里多了几个钱,生活好了,喜欢讲排场了,做酒的风气越来越盛,动辄四五十桌,花费五六万元。做酒的名目也是五花八门,东家的狗下了一窝崽做场酒,西家的鸡孵了一窝鸡也做场酒,互相吃来吃去,最终是猪婆子吃胞衣——自吃自。这个风气不好,好吃吗喝,又伤身体又浪费钱。

张湘:是呀,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。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美德很多,勤俭节约就是其中之一。当然,办升学宴是家事,我们也不是搞行政命令,不准做酒,只是宣传、引导,慢慢转变这种风气。我的想法是由党员、干部这几天上门走访,和子女考上大学的家长扯扯谈,做做工作,省得庆典那天突然一宣布,他们有抵触情绪。高高兴兴的场合,给他们心里添堵,不好。

张炎:村里预先做工作是对的,老百姓容易接受些。但是也不能霸蛮,他坚持要做酒,就让他做,提醒排场搞小点就好(张湘插话:主要是引导,不霸蛮。张陵插话:对,人家做酒,几时还有人去掀桌子啊)。我的意思是要慢慢来,莫搞一刀切。因为这里面有个人情问题。以前别人家做升学酒,他冻了人情,现在轮到他家做酒,却不让做了,人情收不回。

张陵:这是个问题,但是问题不大,因为做酒收人情也不是赚钱的路,有时做酒纯粹是赚票。尤其是近几年做酒的,互相攀比,席面越搞越豪华,堆一大桌,加上高档酒,高档烟,热闹一场,还亏了本(张陵插话:红白喜事人情重一点,还抵挡得住,狗下崽做酒肯定亏本)。

张原:我们那组就有个人,四十八岁本命年做酒,大家觉得明年虚岁五十,他肯定还会做酒,所以人情凑得轻一点,结果热闹一场,亏了三千多。这还在其次,由于人数估计不准,席面又太丰盛,结果剩下鱼肉满满两大桶,不晓得怎么处理。倒进沼气池嘛既麻烦,也不安全。倒在户外吧,污

染严重,邻居有意见。没有办法,只好在后山上挖了一个坑,将鱼肉挑上山,埋起来。有人笑话说,他是大鱼大肉敬土地老爷。

张湘:干脆这样,在庆典上宣传一下,提倡少办酒,节俭办酒,除了红白喜事、生娃、整生办酒,其他的事,比如散生、三周、百日、订亲、回门、上梁、落成、过火、乔迁,尽量不办酒,你们觉得行不行?

张原:我觉得行。既然提倡节俭办酒,干脆还宣传一下,不要攀比豪华,席面莫搞十碗荤,浪费在一边,吃出“三高”来不划算。我建议倡导席面六荤四素,荤素搭配(张湘插话:要得,我同意按这个标准去引导)。

张炎:恐怕难搞,这里面又有个人情问题。人家凑一千块钱人情,你让他们吃萝卜白菜,主人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。

张陵:所以凑人情这个事也要引导一下,莫搞得那么重。这些年,人情攀比越来越严重,你过生日人家送五百,人家过生日你不送六百都拿不出手,水涨船高,人情就成了一个家庭的沉重负担。送出去的人情多了,承受不起,只好找个名目自己做酒,收点回来。做酒成风,是这么来的。

张原:那确实,人情是做酒成风的幕后推手,有必要限制一下。我建议以后吃百家酒的,人情莫超过二百,自家亲属例外,随他们自己,不干涉内政(张湘插话:要得,我同意按这个标准去引导)。凑二百块钱人情,做酒的积极性自然下降,席面也自然不会奢侈,这个叫做釜底抽薪。

张鹿:要少办酒,节俭办酒,除了要引导减少做酒名目、杜绝席面奢侈、限制人情标准之外,还有一个事要注意,就是办一场酒吃多次席。比方说过生日,前一天吃暖寿席,第二天吃正席,第三天还吃延寿席;又比方白喜事,摆几天就吃几天流水席,杀几头猪。我看这也是陈规陋习,不好。

张陵:干脆,这个也引导一下,做酒只办一餐正席,自家亲属例外,用张原的话说,不干涉内政。

张湘:要得,我同意这么去引导。关于奖学庆典的事,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不(一致回应:没有)。那么,关于办酒,大家还有什么建议不(一致回应:没有)。好,那我简单总结一下。第一,8月26日的奖学庆典照常举办,发扬助学优良传统;第二,引导办酒的事,大家提了很好的建议,归结起来就是提倡文明节俭,反对大操大办,提倡移风易俗、反对陈规陋习,请张西整理一下,修订村规民约的时候补充进去;第三,助学与办酒,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,但是关乎村风民风,关乎精神文明,关乎美丽乡村建设,需要潜移默化,久久为功,我来动员党员、干部多宣传引导,也拜托各位多支持配合,行不行(一致回应:好)。那就辛苦大家啦,散会。

(后记:多年过去了,这个村子民风淳朴,村风文明,先后获评“中国传统古村落”等荣誉称号。)

真情

## 人间烟火 相伴如常

殷运良

二十年,像一条平缓的河,静静地流。我们曾是自由恋爱,从相识、相知到相伴,最终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。如今,两个女儿渐渐长大,生活被岁月分成了细细的支流。

去年秋天,我陪大女儿在一中附近租了房子,每天忙于三餐与琐碎。他留在家中,照顾小女儿和两位老人。我们像两条偶尔交错的轨道,只在周末短暂重合。有时忙不过来,我打电话请他帮忙买菜。电话那头,他总是答应干脆:“行,放心。”

可他提来的袋子,仿佛永远不会变——一斤半肥瘦的猪肉、两根红萝卜、一根茼蒿。我笑他:“邓大厨,菜谱是刻在脑里了吧?”他一边换鞋,一边正色道:“孩子平时吃得太好,得清淡些。我这是科学搭配,刮油。”我不再争辩。那是科学呢,不过是因个省事,认说了样样好买、更好吃、不出错的菜罢了。

要说省事,还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。有一回,他难得勤快,洗了所有的床单被套拎上楼顶晒。阳光很好,我满心期待夜晚能盖着充满日光香气的被子入睡,谁知过了三天、五天,直到第七天夜里突然落雨,我才猛然惊醒:“楼上的床单是不是还没收?”他正躺在沙发上看手机,闻声一愣,眼睛从屏幕上方露出来:“忘了。”

我们打着手电上楼。床单被雨淋得透湿,沉甸甸地贴着晾衣绳。在黑暗中默默收下,他讪讪一笑:“好像白洗了。”我没说话,只是把湿漉漉的一团塞进他怀里。夜风微凉,他走在我前面,影子

拖得长长的。

这样的事多了,女儿们反而劝我:“妈嘛,随爸爸吧,你越说他越不听。”她们说得对。就像他总爱躺着看手机,屏幕的光映亮他专注的脸。我说了多次,对心脏不好、手会麻、伤眼睛。他每次都说“好,马上坐起来”,可姿势依旧,直到手臂发酸才换个姿势。后来,我也不说了。有些习惯,像长在生命里的树,只能接纳,难以移换。

也有过后怕的时候。那还是用“热得快”烧水的年代。有天他插上电就出了门,等我回来,还没进楼道就闻到焦糊味。推开门,只见热水瓶被炸得粉碎,银色的内胆碎片溅了一地,半截烧黑的插头还卡在插座上,滋滋闪着电花。我呆站在门口,浑身发冷,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:幸好没有起火。

他回来见到这场面,也愣住了,第一句话是:“你没事吧?”我摇摇头,忽然什么脾气也没有了。我们沉默地收拾残局,他的指尖偶尔碰到我的手,很凉。那晚,我们依偎在沙发上,听彼此的呼吸和心跳,只觉得平安已是莫大的恩赐。

二十年,就这么过来了,没有大风大浪,只有不断重复的菜单、忘收的床单被套、改不掉的习惯和偶尔的狼藉。人们总说,太相似的两个入难长久。或许我们只是寻常的互补——他善忘,我记得;他省事,我张罗。像杨绛与钱钟书那样的珠联璧合,世间罕有。而我们,不过是在人间烟火里,平凡地依偎,温暖地陪伴。

就这样,已经很好了。

现代诗

## 鸟(外二首)

空格键

鸟在飞起之前就是一片树叶。它是树的一部分,能听到树干里面液体的轰响声,能感受到树根在地底下的扭曲和孤军深入。它有时呜叫,不过是在代表树叶表达一种恐惧。

它也会被露水打湿,也会向树下投下影子,同时对着那些跳动的、空无的光斑发呆。它并不想飞走,只想在微风中梳理羽毛,如同树叶在雨中洗去尘土。

但它是最重的那片树叶,并且没有理由坠落。这片深灰色的叶子,甚至是这棵树的最重要的一片叶子。现在,它隐藏在众多的叶子中,以不被发现为幸运和快乐。

阳光如同一场无声的大合唱。它听着,觉得与其说是一种召唤,不如说是来自天上的呼救。它终于飞起。无所谓情愿或不情愿。它感到树枝在猛烈地颤动。它留下的那个空,一会儿就没有了。

## 飞鸟

飞鸟是一个谜,一种美。如果不落下来。

但飞鸟一定会落下来。这时候,它是几声呜叫。不断呜叫。

但我并没有找到它。我只看到一个枯叶堆终于被点燃。

而风将席卷这一切,如同一个人走出隧道——

光,不远万里,只是为了刺瞎迎接它的眼睛。

## 湿鸟

霖雨时看见一只鸟,它仍在飞。越飞越远。却又像是离我更近了。是的,它并没有消失,

而是变成了一个无形的拳头在捶打着我。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飞,就像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。

雨,又黑又重的雨,能轻易被预报,却又总是让人猝不及防的雨,此刻,加大了密度。天空之手再次按了下来。

——是的,湿鸟已经消失不见,我却准确无误地出现在这里——某个空荡的屋檐下,仿佛我们互为替身,

仿佛这闪电也是为我们准备的,而我们在接力,完成一个沉闷的游戏。



制图/左骏

随笔

## 大男

黄三平

少,推辞未干。大男说:“没文化受局限,看文件、写合同啥的都做不了,咱没那水平,不能上那位置。”大男小时候家里困难,小学没念完,他自知文化欠缺,不敢去做厂里的管理岗位,只是兢兢业业地做工。老板见他为人本分可靠,有些重要的事情就委派他帮忙,有挣点外快的事也会让他去干,大男每次都会认真做好,不辜负老板的信任。

在外打工的故事挺多的,大男讲着,我们听着,都兴致盎然。忽见他老婆从南边路上走过来,嚷他:“大男,十点多了,你还不去睡觉吗!”老婆的责怪是心疼他,大男笑笑,赶紧起身回家去了。我们才记起,大男是上了通宵夜班的,可不得回家休息呢。

大男并不是只知低头干活的人,早些年有熟人在广西开宾馆,大男投资入了一股,那次投资效益不错,常有分红。前几年大男的儿子小强在深圳创业做电商,开始做得很好,海外订单增多,小强备货需要资金,请求他爸火速支援。大男当时手头钱也不多,便马不停蹄地找人借钱,很快从乡亲们借到钱。事后他兑现承诺,按期把本息都还给了人家。遗憾的是没过多久疫情暴发,发货不畅,小强的生意没做下来,亏了一些钱。大男说:“孩子是做正事,亏了我也不怪他,总是历练了。”今年春节我看到小强,得知小两口这两年在江苏打工。小强在厂里做模具技术工作,一个月只休息两日,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,准备时机成熟时回湖南工作。我对大男说:“你崽像你呀,又踏实又勤奋。”大男看着小强,眼里含着赞许与欣慰之情。

大男看重情义,不贪非分之财。一日他在附近的公路上捡到一个包,打开一看,里面有手机、现金、证件和一大串钥匙,他保管起来,等失主打电话来认领。湾里有人跟他说,就是你捡到的,难得来个财运,不如就自己留着,来了电话莫要接它。大男可不这样想,他说:“失主肯定很焦急,先说这些证件和钥匙,丢了是非常麻烦的;至于钱,是人家的,自然是要还给人家。”待邻村的失主联系过来,大男如数归还,对方欢喜而归。

别看大男如今健步如飞,轻活重活都能干,其实大男以前是受过伤的。十多年前,大男下煤矿干活时曾受过工伤,而且伤得不轻,手术治疗后身体里植入了钢板,矿上的赔偿却并不多。那时大家猜想他今后恐怕不能干什么活儿了,他自己也为之忧愁不已,好在几年后,慢慢地恢复了健康……如今大男干起活来,样样都是好手,让人不由得钦佩生命力之顽强。

大男既是田间水岸的农民,又是厂里车间的工人,在时代的潮汐中奔波劳作,跋涉前行。回到城里,我和孩子聊起大男的故事,孩子说,这个舅舅很有精气神呢,可称为“大男精神”。假日里我带孩子回乡,大男热忱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。我们临走前,大男说:“看看我种的菜,都是有机蔬菜,带上天几棵咯。”随即在园子里割了一大捧绿油油的菜送给我们。

偶得

## 窗台上的小斑鸠

兰祁峰

夏天的时候,老房子窗台的雨棚下来了一窝斑鸠。

滴溜溜的眼,乌黑的喙,一双红似熔铁的脚爪,看起来从没过怕过谁。最吸引人的,自然还数那身着装——灰褐色的羽衣上点缀着圈圈乳白色的斑点,那后颈部,更像是反戴了一大串珍珠项链,满满的贵族气。网上一查,学名就叫珠颈斑鸠。

我很欣喜它的到来,因为它点缀了这个冷清了几年的窗台。

以后,每次到这边取东西,推开窗来沐浴阳光迎接风,我们总会互相望望,算是送过一句心领神会的问候,然后它继续趴在窝,则则慢慢找我的书。

就这样,一晃,时间又溜走了一两个月。

直到某天,窝里突然探出来一只毛茸茸的小脑袋。哈,这么大的喜事,竟不见斑鸠妈妈多“咕咕”几声。我一如既往地瞅瞅它,它一如既往地瞅瞅我,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我猜,它是早已把我当作丁最陌生的熟悉人。

小斑鸠到底长得怎么样?能不能爬上去逗弄一下?若换得十来岁的我,那个村前村后高高低低的树都能爬个遍的野孩子,这哪儿还用得着想,早就翻身上去,把这小家伙扒拉下来玩啦。现在,这小家伙应该庆幸,曾经的那个顽童已经远去,眼前站着的,只是一个内心如亨利·梭罗一般对自然满怀虔诚与

感激的中年人了。

就这样,日子一天天过去,小斑鸠也一天天长大。带着对周遭世界的好奇,慢慢的,它脱掉绒毛换上新装;慢慢的,它抖动身子,扑扇翅膀。好几次过来,不见斑鸠妈妈的身影,窝里也毫无动静,我这时疑心妈妈是不是已经带着孩子离窝飞去远方。可当我凑近一瞧,小家伙分明就趴在窝的正中央,微闭着双眼,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。我忍不住想笑,但我也知道这样见面的时日不会多了。再后来,偶尔还碰到过一两它回窝与母亲同框的身影,直至不知哪一天,它再也不回来。

我原以为母斑鸠也会走,后来又从网上得知,斑鸠这种动物是认窝的,只要人不去打搅和破坏,它们以后还会在老窝里下崽。这可把我乐坏了,我想,幸好我没有搞破坏。我既忍受了窗台外鸟粪狼藉的惨状,也没有趁妈妈不在而去逗弄小家伙半分,除了偷偷拍下几张照片和几段视频。我想,它没有舍弃这样一块风水宝地而另觅别处的理由。

当然,这也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,谁知道明年的世界又会怎么样呢?

冬天来了,眼见窗外树叶飘零,天气一天更比一天寒冷。就在上午,迎着久违的太阳,当我再次推开这扇沐浴温暖的窗,不自觉地又朝那雨棚上望了望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可爱的小斑鸠,你真的又回来了!